

闲不住的手

江岸

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吴文圣教授近来好事连连:他的论文在全国核心期刊不断发表,他被学校任命为文学院院长;最让他露脸的一件事,是他刚刚被评为全省道德模范。他的事迹和大幅照片在全省各大媒体不脛而走,铺天盖地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又红又专、德艺双馨啊!

作为吴教授的嫡传弟子,我们几个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没有理由不兴高采烈。我们联络了文学院其他专业选修吴教授课程的几个研究生,涌入他的办公室,将他团团围定,一齐起哄,让他请客。

吴教授双手一摊,笑着说,请客没问题,可是你们师母出差了,我还得照顾你们师奶的饮食起居,不能在外面酒店吃饭。要不周六中午,请诸位赏光去寒舍小聚?

周六中午,我们如约敲响了吴教授的家门。吴教授打开门,高兴地说,都来了?吴教授把我们引到客厅,让我们坐,迅速地给我们泡了茶。稍微坐了一会儿,寒暄几句,我们解下了吴教授腰间的围裙,嘻嘻哈哈地挤进了厨房。不待有人分工,

大家便各显其能,择菜的择菜,洗菜的洗菜,切菜的切菜,炒菜的炒菜。不大一会儿,七八个菜就火热出锅,摆满了餐桌。

吴教授走到阳台上,缓步换过来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太太,将她扶到餐桌边一把靠椅上坐下。吴教授对老人说,娘,这几个孩子都是我的学生。又转脸对我们说,这是你们师奶,叫奶奶吧。

我们纷纷喊着奶奶,问奶奶好。师奶微笑着,慢慢转动着脑袋,逐一看了看我们,轻轻点点头。

吴教授招呼大家围着餐桌坐好,然后打开一瓶白酒,摆好酒杯,让我们自便。吴教授坐在师奶旁边,一直忙于照顾她,不时给她夹菜、舀汤、盛饭,或者伸手捏掉她嘴角上的饭粒,或者用纸巾给她擦擦下巴上的汤水。师奶毕竟老迈了,精力不济,吃得比较慢。整个进餐过程中,他自己很少吃喝,而是一边观察着师奶,一边给她帮忙。这样一来,气氛便有些沉闷,我们都比较拘谨。大家每人倒了一杯酒,却没有合适的机会举杯,祝贺吴教授的满腔话语

都搁在腹中。

师奶吃饱了,吴教授用纸巾给她擦擦嘴之后,自己添满一碗饭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他放下筷子的时候,大家一拥而上,动手收拾餐桌,把狼藉的杯盘碗筷清理到厨房去。有两名女同学挽起了袖子,准备洗碗。吴教授却走进厨房,制止了她们,并把她们赶了出来。吴教授轻轻走到师奶旁边,俯在她耳边,笑着说,娘,您该洗碗了。

两名女同学急忙又往厨房走,边走边说,老师,您别让奶奶洗碗了,我们洗。

吴教授再度摆摆手,制止了她们。我们相互间交换着质疑的眼神。吴教授不是道德模范吗?怎能忍心让如此垂暮的老母亲去洗碗呢?

师奶却突然来了精神。师奶的动作虽然依旧缓慢,但再也不是吃饭时的无精打采了,甚至可以说有一会儿神采飞扬。她努力昂着头,尽量挺着胸膛,从我们中间穿过去。

师奶独自在厨房洗碗的时候,吴教授招呼我们到客厅喝茶。我仍然一头雾水,还在为吴教授让师奶

洗碗的事情郁闷,感到脸皮发烫,不敢正视他的眼睛。其他几位同学大概也有同感,纷纷低着头,躲避着他的视线。

吴教授给我们每个人的茶杯续上水,在我们中间落座。他慢悠悠地说,这人上了岁数啊,最害怕在别人眼里变成无用的人。我的老家在大别山黄泥湾,你们师奶在农村劳碌一生,现在老了,依然闲不住。要是每天不让她干点儿什么,她总是郁郁寡欢的,只有替我们干点儿什么,她的情绪才会好一些。她路都走不稳了,还能干什么呢?我和你们师母商量好几次,只能让她每天洗洗碗。我们明知道她洗不干净,也只能由着她,大不了等她洗过了,我们悄悄再去洗一遍。

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,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,像一朵朵盛开的花。我阴郁的心境里突然升起了一轮明晃晃的太阳,把我的内心照得亮堂堂的。

一名女同学说,吴老师,等奶奶洗过了,我们再去清理一遍吧。

吴教授笑着说,好啊。

回家

余秀琦

队长单膝跪地,小心翼翼从乱石堆里捧出血肉模糊的小白。只见它双眼紧闭,口鼻流血,身体因伤痛剧烈抽搐着,它已奄奄一息了!

“大军,快,发动车子去宠物医院。”队长双眼通红地挥着手冲我嚷,不顾汩汩流淌的猫血染红他的衣裳。

去年暑假,我刚经历一场失恋,工作也暂无着落,心情灰暗像遭了秋霜。终日无所事事,靠上网打发时光。一日,一则招募启示吸引了我。启示是这样的:世界需要爱,它们需要你,你的爱就是一把伞,为它们遮风挡雨。“回家”流浪猫救助中心欢迎有爱的你。最后重点标注招募对象是无偿和自愿。

与其在这里浪费生命,还不如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充实自己。我顺着启示上留下的电话和地址,很容易找到了这个叫“回家”的救助中心。接待我的,就是队长周大壮。

周大壮一点也不壮,身体像纸片一样。啥都小,小个子小眼睛小嘴巴,一天到晚头发乱糟糟像顶着个麻雀窝。穿衣也不讲究,皱皱巴巴,给人很邋遢的感觉。

救助中心连队长共11人,都是关爱小动物的人士组成。在这里,感动每天都在上演。

一日接到某熟食店老板的求助电话,说长期以来到她门口乞讨的大黄这两天不见了。老板提供,每次大

黄来她都会为它准备一块烤肉,但每次大黄自己并不吃,而是叨去了对面的小区。她说几日不见她很忧心,不知道大黄怎么样了。

队长和我在小区里四处搜寻,最终在一个废弃的水泥管道里发现了大黄和它孩子的身影。只是大黄和它的孩子都已患上不同程度的猫瘟,其中一只已经死亡了。一息尚存的大黄用瘦弱的身躯庇护着它的孩子,见到我们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。

我主张放弃。要知道患上猫瘟的猫咪几乎是判了死刑,同时治疗费用惊人。

“有一线希望就不放弃,否则救助中心就失去存在的意义。”队长态度异常坚定,与他平时判若两人。

事实证明队长是对的。通过治疗,大黄和它的孩子已恢复健康。如今生龙活虎被熟食店老板成功领养。她承诺会善待这些毛孩子,母爱无疆。

我问队里的吴姐救助经费哪里来,吴姐说,“化缘啊,全靠队长求东家告西家去募集资金。但劝人拿钱如刀割,难哪。”“他家里支持吗?”我说出我的担忧。“还有什么?”他妻子不能忍受队长把流浪猫带回家,离了。留下一个老母亲,前年也走了。如今队长孤单一人。”我五味杂陈。

被我们救助回来的流浪猫原因多种多样:弃养的、患病的、惨遭车祸

的……它们有的瞎眼、有的跛脚、有的断尾,有的甚至惨遭杀戮。这些弱小的生命带着伤痛恐惧坚强地活着,有些永远离我们而去。这些存活下来的毛孩子十分黏人,在我们喝茶的间隙,或爬或跳,来到我们面前,用它们的头去蹭我们的腿,亲昵地和我们打招呼。经历过这么多伤痛,它们再一次选择了相信我们,这让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。一次次地救助,一次次地喂养,我的思想一次次被净化。先前的迷茫苦闷,在跟这群毛孩子的相处中,无药而愈。

与队长混得熟了,我们常拿队长打趣。说队长喜欢上了猫女,猫女就是上次从乱石堆里解救回来的小白。小白是只可爱的小公主。它通体雪白,行为乖巧。只要看见队长坐下来,就赖在队长怀里睡觉、撒娇。队长也不恼,很乐意大伙儿这样说。他抚摸着小白的头,一本正经对小白说,小东西,一定要好好活着陪我到老哦,不要辜负我英雄救美一回。又自嘲地笑道,我自己都没有家,却希望给你们一个家。唉……

我对队长说:“悲悯是敬畏的升华,是对他人他物苦难的感同身受。当他为弱小弯腰的那刻,他才能明白生命的脆弱与厚重。这样的人值得尊重。”

“不,这样的人值得嫁!”一旁的吴姐冲口而说,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光。说着,伸出手,郑重对队长说,“牵我,回家!”

